



(上接10月12日A14版)

在瓦斯爆炸事故之前，蒋志方并不认识卫君梅，不知道卫君梅在矿区的存在。那时，蒋志方是矿上选煤队的工人，卫君梅还是一个农民。蒋志方在选煤楼上修理机器，卫君梅在农村修理地球。他们不在一个单位，日常劳动不是一个性质，各有各的社交圈子，各有各的生活轨迹。卫君梅虽说是矿工的妻子，和矿上的生活有着一些联系，她会到矿街上买东西，会到矿上的女澡堂洗澡，但蒋志方不会注意到她。每一个矿区都是一个小社会，社会上人来人往，多得像行色匆匆的蚂蚁一样，谁知道从对面走过的是“张蚂蚁”，还是“王蚂蚁”呢！

是矿难的发生，让蒋志方有机会接触到卫君梅，使卫君梅进入了他的视野。

倘若蒋志方在井下工作，上的也是那个倒霉的夜班，说不定他也会丧生。因父亲的缘故，矿上照顾他，没有把他安排在井下工作，这让他深感幸运。

事故发生的时间在后半夜，地面上的人们都在沉睡，家属院和矿街上都静悄悄的。季节是在秋季，地里的玉米、谷子、大豆都已成熟，树上的苹果、柿子、梨子硕果累累，压弯了枝头，到处是一派丰收的景象。矿上小花园里的月季花还在开，水池里的金鱼还在游。应该说龙陷矿的生产生活秩序都处在正常的状

一些幸免于难的矿工陆续从井口出来了，走出罐笼后，他们并没有去灯房交灯，没有到澡堂洗澡，走出井口不远，他们就黑着脸，黑着手，坐在了地上。他们惊魂未定，几乎是瘫坐在地上的。他们的身体虽然出来了，他们的魂似乎还在井下。有治安队员向他们走过来，问他们是哪个队的，都是叫什么名字？他们一时说不出自己的名字，好像把名字忘记了。

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力不足，由矿上的保卫科牵头，紧急成立了治安队。整个矿全面停产，治安队临时从机关各科室和地面的选煤队、机修队抽调而来，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男性。

蒋志方被抽调到了矿上的治安队，左胳膊上戴上了印有治安字样的红袖标。在干警的指挥下，他和其他几位治安队员一起，负责把守警戒线，防止有人越过警戒线，冲进矿内。用绳子扯起的警戒线，是第一道防线。这道防线是固定的，但也是薄弱的，带有象征性。干警和治安队员组成的警戒线，算是第二道防线。这道防线是流动的，也是目光炯炯的，严阵以待的，这才是真正的防线。

蒋志方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，他脸色发白，稍稍有些紧张。他难免想起父亲。那次事故，遇难的只有父亲一个人，动静不会这么大，不会惊动这么多人。据私下里传递的消息，保守估计，这次事故遇难的人数恐怕要超过百人，百人哪，太惨重了！

天是阴天，迟迟不见太阳出来。随着

矿街上的路灯熄灭，天色发白，前来等候消息和围观的人们越来越多，与干警和治安人员形成了对峙的局面。蒋志方看到了，站在警戒线外边的人群中，有女人，有男人，有老人，也有孩子。他们的神情是茫然的，目光里充满了期盼。当妻子在盼丈夫，当父亲在盼儿子，当女儿在盼爸爸，当哥哥的在盼弟弟，当妹妹的在盼哥哥，盼，盼，盼，只盼亲人早生还。

遇难矿工的尸体一具一具被救护队员用担架抬了上来。每运出罐笼一具尸体，都要让队里的干部或工友辨认一下，以便登记在册。有的遇难矿工可以辨认出来，而有的矿工面目全非，已辨认不出是哪一位。不管可辨认的，还是不可辨认的，统统抬上救护车，拉走，拉到集团公司总医院去，经过清洗和整理后，再作进一步辨认。

有消息通过小道不断传出来，谁谁死了，谁谁的尸体抬上来了；谁谁谁被炸烂了，找到了矿帽，找不到脸了。每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，人群中就一阵躁动。这时

# 黑白男女

## 第十七章 把错事做对(中)



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场灾难，以巨大的能量，爆炸性地降临在正在井下挥汗采煤的龙陷矿矿工的头上。一阵突如其来的、排山倒海般的飓风和一声闷响之后，他们不少人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，就被一种摧毁性的冲击波击倒在地，或贴在巷道的石壁上，永远失去了反应能力。

是矿山救护车的骤然鸣叫，打破了矿区的平静，把井下发生事故的信息播散开来。集团公司的救护车，邻近各个矿的救护车，在接到集团公司总调度室的调度命令后，持续鸣叫着，一路呼啸着，迅速向龙陷矿疾驰，集结。身穿桔红色工作服、头戴防毒面具、身背氧气罐的救护队员，一个个表情严肃，跳下车就往井口跑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现在是用得着他们的时候了。

很快，集团公司的领导赶来了，市里的领导赶来了，省里的领导也来

了。紧接着，全国总工会和煤炭工业部的领导也赶来了。也许，有的领导从没有来过龙陷矿，听没听说过这个矿都很难说。因为龙陷矿发生了特别重大的瓦斯爆炸事故，他们才不得不来到这个矿，才牢牢记住了龙陷矿的名字。按矿工家属的说法：

天爷，小轿车多得像黑老鸹一样，龙陷矿都扎不下了。

救护车撕破夜空的叫声，把矿上所有的人都惊醒了。大事不好，井上的矿工和家属们披上衣服，纷纷向矿上跑去。有丈夫在井下上班的矿工的妻子，不祥的预感使她们心跳加速，腿肚子发软，跑着跑着就跑不动了。等她们跑到矿上的大门口，门外已用绳子拉起了警戒线，警戒线内有手持对讲机的公安干警严密把守，不准一个家属进入。在十分压抑和紧张的气氛中，家属们没有哭。她们还不敢哭。她们的目光惊恐，呆滞，还有一些侥幸。她们对这场

灾变的性质还把握不住，似乎也弄不清这场灾变与自己到底有多少利害关系。显然，她们没经过这种事情，这种事情的严重程度超出了她们的想象力，她们有些蒙了。

被阻挡在警戒线以外的除了本矿的矿工和矿工家属，还有附近农村的村民，以及从全国各地闻讯赶来的媒体记者。村民就不用说了，他们想知道瓦斯爆炸有多大威力，这场事故究竟死了多少人。对于外人在他们这里开矿挖煤，他们一直有看法，认为是动了土地爷的宝藏。土地爷不是好惹的，看看，把土地爷惹恼了吧！记者的嗅觉是灵敏的，他们似乎从这场事故中嗅到了非同寻常的气息，都想尽快深入事故现场，抓到独家新闻。可当他们向公安干警出示记者证时，干警连看都不看，别说记者证，啥记者证都不行，当务之急是救人，与救人无关者，一律靠边站。记者急得团团转，恨不能变成苍蝇，从警戒线上飞过去。又恨不能变成老鼠，打个洞子钻到井下去。不能插翅，又不能打洞，他们只能先做一些外围的采访，捕捉一些外围的新闻。这些记者以前大都不知道中国有一个龙陷煤矿，是该矿发生的瓦斯爆炸，让他们蜂拥而至。好比很多人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广岛，有了原子弹在广岛的爆炸，人们才记住了广岛这个地名。

有人开始哭，有人要求到井口去看看。

一个年轻妇女，把警戒线往上一掀，从警戒线下面钻过，大步向矿上的大门口走去。

手持对讲机的干警年轻妇女站住，站住，问她要干什么？干警没有对着对讲机讲话，对讲机是与其他干警联络用的，他直接对年轻妇女讲话。对讲机的样子像一块精致的小砖头，在必要的时候，他有权力把对讲机当砖头用一用。

年轻的妇女没有和干警“对讲”，她像是没有听见干警对她说什么，闯关一样只管向前闯。

包括蒋志方在内的几个年轻的治安队员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，年轻妇女突然性的举动使他们一下子愣住了。他们原以为，不会有人往警戒线里面闯，临时调他们来协助维持秩序，不过是一个象征，一个摆设。年轻妇女的闯入显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料，他们一时不知如何应对。

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抓住她！干警对几个治安队员下命令。



治安队员们的脚下开始有了移动，但动作有些迟疑，并不迅捷，闯进来的是一个女人，还是一个年轻的女人，而不是一个男人，而他们都是男人，男人怎么可以对年轻女人动手呢！

干警看出了他们的顾虑，骂他们混蛋，说治安对象不分男女，你们不动手还等什么！

(未完待续，请关注10月14日A14版)